

笑闹俏顽童

卧龙生著
台·湾

黄山书社



笑闹俏顽童

台湾·卧龙生著

(上)

黄 山 书 社

笑闹俏顽童

台湾·卧龙生著

(中)

黄 山 书 社

笑闹俏顽童

台湾·卧龙生著

(下)

黄 山 书 社

(皖)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:任耕耘

封面设计:周明

笑闹俏顽童(上、中、下)

台湾·卧龙生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番禺市官桥彩印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4 字数:473千字

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10000

ISBN 7—80535—956—3/I·153

全套定价:27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“太平堂”堂主凌啸在一次与弟子练武遭受一怪物所杀，可凌夫人误认是弟子君帆君芸所为，逼使姐弟不得不离开太平堂……

二十年后，凌家后代为了报父仇与君家姐弟展开了生死搏斗，惊动了武林人士。为了洗清君家的罪名，在普陀山举行武林大会，使凌家冤仇大白。

历经这一场报父仇的风波，总算结束了，只见露天的喜酒，席开百桌，热闹滚滚，可说是近年来，武林中最热闹的场面哪！

第二十三章

佟季夫又笑道：“我认为照你刚才所说的情形看来，倒是你将此事搞砸了。如果你一见到玉女派的弟子，便将武当掌教的书信交出，这信因为是写给玉女派的掌教，谅他们也绝不敢放肆。”

你不但没这样做，却反而和他们来硬的。其实这正是人家巴不得的事，而且还落个武当派的弟子态度傲慢，故意‘爱现’的恶名，这根本就是你的大错呀！”

灵鹤当着尹兴光的面被师叔这样指责，心中也很不高兴，但表面上仍装着得十分恭敬，对佟季夫的话只是唯唯答应着。

佟季夫又道：“在后来较量武功被挫之后，你的处置也很不恰当。如果换了一个比较世故的人，便只在口头上认输，但却请她指导说对这件事情作个怎样的解决？”

要知道你这次原来是奉了武当掌门的命令，你自己是不能作主的，你把这个难题丢给她，人家也绝不能说你耍赖。

如今你这撒腿一走，岂不正好中人家的诡计？这都是你少在江湖上行走，才会没办法随机应变，将来还要多磨练磨练才行。”

灵鹤是呈云的大弟子，佟季夫却是呈云的小师弟，虽然两人的辈份不同，年纪却差不了多少。

灵鹤见佟季夫老是数落自己，那脸上的颜色便在不知不

觉中有些不悦和难堪。佟季夫也看出了他的心意，只好岔开了话头，问道：“你这次回山来，大师兄有没有责罚你呢？”

灵鹤道：“掌教师尊倒没说什么。”

佟季夫大笑道：“这算你的运气好，如果你师叔祖还在世的话，至少也会罚你面壁三年。”

灵鹤只笑了一笑。

佟季夫又道：“那么大师兄对这件事又打算怎么办呢？武当派的人既然已经出面，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啊！”

灵鹤道：“师叔说得是，不过师父他老人家与毅儒师叔有不同的看法。”

佟季夫摆手道：“你不用说，我也明白了。大师兄向来最怕惹麻烦，他最相信凡事能顺其自然最好，二师兄则像厕所里的石头，又古板又固执，我想他一定是劝大师兄少管闲事，对不对？”

灵鹤倒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六师叔真的是洞烛先机，什么事都逃不过您老人家的法眼，果然一猜就中，弟子回山覆命时，毅儒师叔和掌教师尊正好在一起，毅儒师叔似乎还埋怨了掌教师尊几句呢！”

佟季夫很不高兴地说：“这就不对了。大师兄既然身为本派的掌门，怎么能这样毫无主见呢？如果他一开始就不管闲事，也就算了。

现在算是吃了玉女派的一个软钉子，难道咱们就这样认输啦？我武当派可是江湖上的‘龙头老大’，这些地方怎能马虎呢？毅儒老二大概也头壳坏了，才会指责大师兄。”

灵鹤知道佟季夫已开始心动了，不禁暗喜，便陪笑道：

“我们做晚辈的人，原不敢在这些事情上有什么意见的。”

佟季夫接口道：“那是当然。可惜我已说过不理武当门户的一切大小事情，否则我倒可以站出来说几句话。”

当他说话时，心中似乎十分烦躁，而不住地用手指在石桌上乱划。

尹兴光见他手指划过的地方，桌子常常迸出火星，出现一道道的深纹，心中感到十分惊讶。

灵鹤知道这时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便又故意便装出忧愁的样子，叹息道：“弟子其实也不大明白师尊的意思，可是又不敢多问。”

像这位尹小哥，师尊本来已经亲口答应要将他收作武当的弟子，后来和毅儒师叔商量之后，不料又突然反悔了。

弟子这次回山，曾在半路上碰到‘怪侠’张老前辈，他还再三托我请求掌教师尊，将尹小哥收入门下。

但现在却弄得这样尴尬，师叔请想，外人对我们武当派会有什么看法呢？”

灵鹤说话之时，便暗中观察佟季夫的表情，见他已经接连变了好几次。

佟季夫考虑了一会儿，才笑道：“这样出尔反尔的确不太好。我看这事等过几天再商量吧！如今你打算带他回去吗？”

灵鹤口里故意称是，却拿眼去看尹兴光。

尹兴光忙道：“我愿在这儿陪伴佟老前辈。”

佟季夫微笑对灵鹤道：“你先带他回去，向掌教师兄请示一下，就说我打算留他住几天，只是我这里十分清苦，不知道他是否住得惯而已。”

尹兴光忙回答：“住得惯，住得惯。我一向是什么苦都吃得下。”

佟季夫大笑。

灵鹊也陪笑道：“只要师叔肯留他，弟子只要回去向掌教师尊禀告一下就可以啦！”

佟季夫想了一想，也就答应了。

灵鹊又陪着佟季夫闲聊了一阵，才告辞离去。

次日一早，灵鹊和周德钧二人便将尹兴光所用的衣物都送来了。

佟季夫笑道：“你们这是在搬家呀？”

周德钧又取出了一个小盒子，交到尹兴光手上道：“住在一起一个月，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，我就把这个小礼物送给你罢！”

尹兴光早已知道周德钧的真正用意，于是谢了一声，便转身交给佟季夫道：“晚辈孤零零的一个人，身边一向也没有什么宝贝，这盒棋子道长得来不易，只是我也无福消受，还是转赠给老前辈吧！”

尹兴光一面说着，又一面打开了盒盖。

佟季夫举目看时，只见匣中的红色缎子盛着两个白玉的小钵，钵内还装满了翠绿色的棋子，皆由翠玉所磨成的，雕工精美，真是稀世珍宝。

佟季夫再三推辞，还是不肯收下。

尹兴光无法，只好自己收起来。

佟季夫这时问灵鹊道：“你向大师兄禀告过了没有？”

灵鹊低头道：“禀告过了。掌教师尊命弟子代为转达五师

叔，留他在这里是可以的，但绝不可将他收归门下，以免日后又有麻烦。”

佟季夫脸上顿时显得很不高兴，问道：“我就不明白以后会有什么麻烦？”

灵鹊故意迟疑了半晌，才回答：“掌教师尊因为没有说明，所以弟子也不敢胡猜。”

佟季夫冷笑道：“我知道他们怕日后会与玉女派的人结仇，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是不是这样呢？”

灵鹊默不作声。

周德钧便陪笑道：“师叔明鉴，掌教师尊到底有什么看法，我们可真不知道呀！”

佟季夫抬头望着天边的白云，想了一阵后，便掉头对灵鹊道：“你回去以后，请代我转达大师兄，我早已脱离了武当门户，就算收尹小哥为徒，也不算违背掌门人的命令，再说玉女派的弟子这样看不起武当派的人，我也非常不爽。

不过这种事情也不是我所能干预的，所以仍请大师兄好自为之，如果有用到我的地方，还请大师兄不必见外，随时派人传个口信就行了。”

灵鹊唯唯答应。

周德钧看着尹兴光微笑道：“这一下可好了。”

尹兴光才猛然醒悟，连忙扑地跪下，叩头如捣蒜，连连道谢：“恩师在上，请受弟子叩拜，愿师尊万寿无疆。”

当佟季夫正想上前搀扶尹兴光时，他早已叩了好几遍啦！佟季夫摆手道：“算了！算了！你倒是先起来和师兄们见个礼吧！”

尹兴光拜罢站起后，又要向郭周两人下拜时，马上又被两人扶住了。

灵鹊和周德钧又再一次向这师徒两人道贺。

佟季夫笑着对二人道：“我这次收徒，你们可知道我的意思吗？”

周德钧一向就非常聪明，马上便陪笑道：“我想师叔这样一来，不但可以替掌教真人解决了难题，而且又挽救了武当派在江湖上的声誉，三则培植了英才，真是桩一举三得的美事呀！”

佟季夫听到后，大笑不止。

从此以后，尹兴光便留在武当山后的龙凤谷中，向翰林真人佟季夫拜师学艺。

佟季夫先传给尹兴光武当派的本门基础功夫，从练吐气开始。

尹兴光原来天份就很高，同时学艺又勤，武当本门的功夫又正是玄门正宗，只要知道了口诀后，每天循序渐进，倒也并不困难。

尹兴光这时只是一心想快些练好功夫，好为母舅报仇，所以十分勤奋，才两个月下来，便觉得已大有进步。

因为照佟季夫的规定，小溪那边，尹兴光便不许过去，所以他能走的地方十分有限，每天除了随着佟季夫练功以外，便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和他闲聊嬉戏，他才正是年轻，不免有些寂寞，好在佟季夫替他规定的功课非常紧凑，一早起来，总要练到黄昏时分，才能全部做完。

这时也恰好是武当派“迎华堂”传出晚课钟声的时刻，直

到此时，尹兴光才能获得一两个时辰的休息。

其实武当门人平时的功课，倒比他轻松得多了。

一到晚上，就是练气打坐的时候，一直要坐到晚上接近三更左右，才能就寝。

别的功课倒也罢了，只有这打坐功夫，尹兴光却感到很伤脑筋。

但他深知佟季夫一心希望他成器，所以才不但毫无怨言，反而还十分感激，不仅勤奋用功，同时也极肯听话。

每日晚餐后的这几个时辰，才是尹兴光自己散步玩耍的时候。

他总是到小溪桥边散步的时候居多，这也刚好是前山武当掌教真人呈云道长置身迎华堂的时候，这时迎华堂内的钟声齐鸣。

那一声声悠扬的钟声，随风飘过来，尹兴光便不禁想起随红顶丐刚来武当的情形，那时候自己便像一个离家出走的孤儿一样，心中只有无尽的悲哀和愁苦。

上山后的第二天，红顶丐便撇下他走了，后来又经过了許多波折，才能拜入翰林真人佟季夫的门下。

其中不知经过了多少辛酸，如果没有灵鹊和周德钧两个人的大力帮忙，自己这时候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？

一想到这里，尹兴光便百感交集，于是又急忙地走回去练武功去了。

佟季夫喜欢他还这么年轻，便懂得发奋图强，不禁也深受感动，这师徒二人，一个愿教，一个愿学，尹兴光的武功便如日行千里般进步神速。

在这段日子里，尹兴光常常思念着几个人，第一个当然是母亲和舅舅。

他一想起母亲便忍不住会热泪盈眶，但又怕师父会骂他没出息，只好在背着师父的时候，他才敢大声呜咽几声，来发泄心中的悲哀。

还有红顶丐，也是令他常常想念的。

这位江湖上的奇士，对他们尹家总算是仁至义尽了；只不知那天他匆匆下山以后，会遇到了些什么事呢？

照尹兴光看来，红顶丐如果不是遇了意外，是绝不至于到今天还不来看他的。

那天他临走前，他给尹兴光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明他到黄山访友，大约半天就可以回来了，但却一出去就像失踪了一样，无声无息。

虽说丐侠一向是四海为家，行踪常常飘忽不定；但他为人最重交情，如今秋波小筑的事情这样严重，他既然已出力帮忙，绝不可能半途中逃之夭夭呀！

尹兴光对于丐侠不来武当山，总想不出任何的理由。

此外义弟于小侠，和姐姐尹小芊，还有凌雨箏，也常让他想念。

那天灵鹤回来后，曾说到在回山途中，遇见了怪侠张老爷子，尹兴光知道这个人便是于小侠的师父。

同时他又听灵鹤说，于小侠不但没有和张秋在一起，而且张秋好像也不知道于小侠去了什么地方的样子，此事真令人感到奇怪呀！尹兴光也总是想不通。

他有时在万分寂寞的时候，便不免会想起这位义弟，在

秋波小筑后花园较量轻功，以及花前美酒，促膝谈心这类赏心乐事，也更是让他怀念不已。

有一天夜里，尹兴光梦见了他的姐姐尹小芊，好像她正在秋波小筑的花园里和一男一女挥剑恶斗。

那男的武艺很高，他一面打着，却还一面乱讲黄色笑话，指着小芊姐姐嘻皮笑脸的乱说。

奇怪的是，小芊姐姐竟然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，虽然她的剑法仍然非常厉害，但那张美丽脸庞上似乎十分仍然地温柔哩！

尹兴光实在看的不服气，想跑过去帮忙时，但却觉得两腿竟然没有力气，所以跑不动，虽然他心里很着急，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后来小芊姐姐一剑就把那少年劈倒了，尹兴光在一旁看了，忍不住高声欢呼起来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心里虽然想叫，喉咙却一点也发不出声音，觉得痛苦极了。

这时姐姐不知怎地，忽然丢弃了宝剑，伏在那男孩子的身上大哭起来。

尹兴光心里又恨姐姐，心想这个人是我们的仇家啊！

你哭他干什么？

不料他忽然眼前一花，原来小芊姐姐抱着痛哭的那个人，并不是那年轻男子，却是舅舅。这一来尹兴光也被吓得魂飞魄散。

他想哭，却苦于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正好在这时，“轰”地一声，秋波小筑的正厅上忽然被焚烧了起来，那熊熊的火势真是可怕极了。

尹兴光耳边只听见一片墙崩屋倒之声，火焰和浓烟正不停地卷上了空中，一下子便将偌大的一座秋波小筑烧成了平地。

在房子被烧的时候，尹兴光似乎听见了红顶丐在到处找他，大声喊着：“兴光，兴光，你在哪里啊？你母亲和舅舅都死了，还不快跟我去武当，拜师学艺，日后才好报仇呀！”

尹兴光听了这话后，有如晴天霹雳，一面大声痛哭着，一面大声呼喊：“红顶叔叔，红顶叔叔，您在哪里呢？”

忽然有人在他背上一拍，尹兴光掉头看时，不料却是于小侠。

这时尹兴光就像见了亲人一样，一把抱住于小侠道：“贤弟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娘和舅舅都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于小侠这时早已是一脸愤怒的样子，拍着尹兴光道：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走！我送你上武当，替你找师父。”

尹兴光这时正是气愤填膺，对于小侠道：“我不去武当，我要先报仇。”

于小侠想了一想才道：“对！咱们先报仇也行，可是你可千万不能哭，有出息的人是绝不会哭的。”

尹兴光呆了一呆。

于小侠上前一步，拍一拍他，说道：“你的年纪比我大，怎么这样会哭呢？”

尹兴光这时心中悲痛万分，但也有些不好意思，暗想道：“我还是于小侠的干哥哥呢！的确不能像个小孩子一样，惹人笑话呀！”

他心里这样想着，耳边却似乎有人仍在叫：“孩子，你别

哭！”

尹兴光一下子突然醒了过来，只觉得窗外的月色十分皎洁；他坐在床前，原来轻轻拍着自己的，是师父翰林真人佟季夫哩！

尹兴光一惊，马上坐了起来，才发觉自己正满面泪痕，大概是自己刚才在梦中哭得太伤心了。

佟季夫见他此时翻身坐起，便柔声安慰他道：“孩子，你睡下，别着了凉。”

尹兴光听到师父的话后，不由得心中一阵酸楚，便擦着眼泪道：“师父，都是我不好，而惊动了您老人家。”

佟季夫扶着尹兴光轻轻躺下后，又沉默了一阵，才说：“孩子，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受，可是你光是伤心也没用，还是赶紧专心练好武艺，才能替你全家报仇呀！”

尹兴光心里很感激师父，原先想说几句话，但却忍不住心中的悲痛，使他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佟季夫又说：“我刚才听见你在梦中呼唤了几个人，一个什么红顶叔叔，想必就是送你上武当的红顶丐了？”

尹兴光哽咽答道：“正是。”

佟季夫又问：“红顶丐为著名的江南三丐之一，加上他和你娘及舅舅的深厚交情，他可是个很好的人，难怪你会想念他。我又听见你唤义弟，这人又是谁？”

尹兴光回答：“他是弟子结拜义弟于小侠，是怪侠张老爷子的徒弟。”

佟季夫哦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你在梦中也唤着你的姐姐，她会武功吗？是谁的门下？”